

# 中國歷史的發展與演變 ① 課程講義



【96年11月7日擬】

【帝國時代（三）---東漢】

## 一、新莽末期天下大亂，劉秀何以能削平群雄，「中興」漢室？漢光武帝如何面對新局，重建社會秩序？

1、漢光武帝劉秀是怎樣一位人物？ 2、光武只是「息馬論道，投戈講藝」，提倡教育與學術嗎？ 天下既定，乃退功臣而進文吏，明慎政體，總攬權綱，量時度力，舉無過事，故能恢復前烈，身致太平。

2、即位之初，旌揚良吏，有何意義？

指定閱讀：張元，〈光武開國，旌揚良吏：老師讀通鑑之五〉

張元，〈漢光武與馬伏波：老師讀通鑑之七〉

## 二、「明章之治」應作怎樣的解釋？

1、漢明帝是怎樣的人物？

2、河汴分流，意義何在？

初，平帝時，河、汴決壞，久而不修。建武十年，光武欲修之，浚儀令樂俊上言，民新被兵革，未宜興役，乃止。其後汴渠東侵，日月彌廣，兗、豫百姓怨歎，以為縣官恆興他役，不先民急。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，夏四月，詔發卒數千，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隄，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，十里立一水門，令更相洄注，無復潰漏之患。景雖簡省役費，然猶以百億計。十三年（西元70年），汴渠成，河、汴分流，復其舊迹。

是歲，天下安平，人無徭役，歲比登豐，萬姓殷富，粟斛三十，牛羊被野。

3、楚王英案，反映怎樣的時代氣氛？

明帝善刑理，法令分明。日晏坐朝，幽枉必達。內外無倖曲之私，在上無矜大之色。斷獄得情，號居前代十二。故後之言事者，莫不先建武、永平之政。

#### 4、章帝即位，何以改絃易轍？結果如何？

西漢之衰，自元帝始，未盡然也。東漢之衰，自章帝始，人莫之察也。元帝之失以柔，而章帝滋甚。王氏之禍，非元帝啟之，帝崩而王氏始張。竇憲之橫，章帝使之然矣。……元帝之柔，柔以己也，章帝之柔，柔以宮闈外戚也，章帝滋甚矣。……曹子桓曰，明帝察察，章帝長者。為長者於婦人姻婭之間，脂韋嚙以解乾綱，惡在其為長者哉。（王夫之，《讀通鑑論》）

### 三、安順時期，何以內外交困？

#### 1、羌是東漢最大的外患，羌人的處境如何？

#### 2、黃憲是一位怎樣的人物？他的出現，有何意義？

（黃）憲世貧賤，父為牛醫。潁川荀淑至慎陽，遇憲於逆旅，時年十四，淑竦然異之，揖與語，移日不去，謂憲曰：「子，吾之師表也。」既而前至袁閔所，未及勞問，逆曰：「子國有顏子，寧識之乎？」閔曰：「見吾叔度耶？」是時同郡戴良，才高倨傲，而見憲未嘗不正容，及歸，罔然若有失也。其母問曰：「汝復從牛醫兒來邪？」對曰：「良不見叔度，自以於無不及；既覩其人，則瞻之在前，忽然在後，固難得而測矣。」陳蕃及同郡周舉嘗相謂曰：「時月之間，不見黃生，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。」太原郭泰，少遊汝南，先過袁閔，不宿而退；進，往從憲，累日方還。或以問泰，曰：「奉高之器，譬諸汎濫，雖清而易挹。叔度汪汪若千頃之陂，澄之不清，滂之不濁，不可量也。」憲初舉孝廉，又辟公府。友人勸其仕，憲亦不拒之，暫到京師即還，竟無所就，年四十八終。

范曄論曰：「黃憲言論風旨，無所傳聞；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，去玼吝，將以道周性全，無德而稱乎！余曾祖穆侯以為：『憲，隤然其處順，淵乎其似道，淺深莫臻分，清濁未議其方，若及於孔氏，其殆庶乎！』」

### 四、東漢後期，政情士風如何？

1、桓、靈二帝之時，政治污亂，是東漢後期代表。漢桓帝是怎樣被立為皇帝的？李固與胡廣、趙戒、梁冀書：「天下不幸，頻年之間，國祚三絕。今當立帝，天下重器，誠知太后垂心，將軍勞慮，詳擇其人，務存聖明；然愚情眷眷，竊獨有懷。……悠悠萬事，唯此為大；國之興衰，在此一舉。」

李固在獄中，與胡廣、趙戒書：「固受國厚恩，是以竭其股肱，不顧死亡，志欲扶持漢室，比隆文、宣。何圖一朝梁氏迷謬，公等曲從，以吉為凶，成事為敗乎！漢家衰微，從此始矣。公等受主厚祿，顛而不扶，傾覆大事，後之良史豈有所私！固身已矣，於義得矣，夫復何言！」廣戒得書悲慚，皆長歎流涕而已。

范曄對李固的評論，我們用白話寫出，如下：「李固是朝中重臣，在最重要的爭

論上，堅守立場，毫不退讓。難道他不知道這樣做會招來殺身之禍嗎？我們看他的主張和給梁冀的信，都是義正辭嚴。雖然他沒有把事情辦好，沒能為國家立一個好皇帝，但總是一心一意為國家為社會（至矣哉，社稷之心也！），他的作為是讓人敬佩的啊！回頭看看胡廣，豈不是像一堆糞土！」

2、東漢末年的「黨錮之禍」是怎麼一回事？與東漢的滅亡，有何關係？

3、東漢末年的「士風」是怎樣形成的？每一個讀書人的表現都令人欽敬嗎？

4、李膺、陳蕃、范滂、郭泰各是怎樣的人物？

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，至征羌，抱詔書閉傳舍，伏床而泣，一縣不知所為。滂聞之曰：「必為我也。」即自詣獄。縣令郭揖大驚，出，解印綬，引與俱亡，曰：「天下大矣，子何為在此！」滂曰：「滂死則禍塞，何敢以罪累君。又令老母流離乎！」其母就與之訣，滂白母曰：「仲博孝敬，足以供養。滂從龍舒君歸黃泉，存亡各得其所。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，勿增感戚！」仲博者，滂弟也。龍舒君者，滂父龍舒侯相顯也。母曰：「汝今得與李、杜齊名，死亦何恨！既有令名，復求壽考，可兼得乎！」滂跪受教，再拜而辭。顧其子曰：「吾欲使汝為惡，惡不可為；使汝為善，則我不為惡。」行路聞之，莫不流涕。

郭泰博學，善談論。初遊雒陽，時人莫識，陳留符融一見嗟異，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。膺與相見，曰：「吾見士大夫多矣，未有如郭林宗者也。其聰識通明，高雅密博，今之華夏，鮮見其儔。」遂與為友，於是名震京師。後歸鄉里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，車數千輛，膺唯與泰同舟而濟，眾賓望之，以為神仙焉。

參考閱讀：《國史大綱》，第三編，第十章，「士族之新地位」。